

拜年

□肖映彤

“咚咚咚,咚咚咚”,母亲的敲门声总是比凌晨五点的闹钟提前响起。“今天是大年初一,抓紧起床,一会儿还要回老家拜年呢”,母亲继续催促着。我猛地一下坐起,双眼依旧惺忪,手脚不停地忙活着,屋外零星的鞭炮声和饺子的香气让我打起了几分精神。

十年前举家搬到了菏泽城里,离开了那个叫肖老家的村庄,一年到头回去的时间屈指可数,但每逢大年初一都会起个大早,驱车赶回老家,为的就是那份传承和礼仪——拜年。

今年市、县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相继发布了烟花爆竹禁燃禁放通告,一路上听到的鞭炮声比往年少了很多,时不时还能看到几朵礼花在空中绽放,烟花爆竹的火药味淡了,空气明显感觉到清新舒爽,路

两边高挂的灯笼上的年字红得通透,平添了几分节日气氛。

天渐渐亮了起来,车灯从远光切换成了近光,路线也从大路转进了小道,原本四十分钟的车程,父亲只用了三十分

钟。拜年从来都不是单独行动,同一家族的人会集合成队伍出发。最繁华的村前街成为集合点的不二之选,异常热闹。嘴里叼着耳朵还夹着烟的大爷们讨论着国家大事,穿着时尚聚在路边的年轻小伙们打着游戏,含着糖块的小孩缠着嗑瓜子的妈妈买玩具,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。

“拜年了,过年好啊”,三步一交流,五步一攀谈,父亲母亲见到许久未见的乡亲更是激动不已,十多分钟没走出几米。“这是你二叔,这个要叫

奶奶,那个和你辈分一样得叫嫂子”,母亲为我详细地介绍着。也许是离开老家太久的缘故,记忆中的乡亲也都有些模糊,腼腆的我只得嘿嘿笑着、不停地点头示意打着招呼。“今年多大了?结婚了吗?”“应该二十多了吧?小时候还抱过你呢。”“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爬到我们家树上摘大枣、戳蜂窝?”……大家的关注点都落在了我的身上,儿时的一幕幕给我回放着。父亲赶忙笑着替我回答:“还在上学,订婚结婚的事不急”。顺着这条线,乡亲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问询。

“快到了吧,拜年马上开始,就差你们了”,父亲接到了家族成员的催促来电。告别了热情的乡亲们,我们急忙赶了过去。家族长辈一声安排:“男女各一队,分别行动”。我们首先赶往肖氏祠堂祭拜,那

里供奉着我们的肖氏祖先。然后再到肖氏分支和其他姓氏族谱祭拜。老家姓氏较多,大小族谱共有28个,祭拜一遍需要两个多小时。每到过年,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口横放一根木棍,插上两根香,院子里撒些芝麻秆,铺上拜年用的垫子,屋里悬挂着一家的族谱,有的供奉着逝去先人的照片让人祭拜,家中留下一个男丁来招呼拜年的人,分发着香烟、糖果和瓜子。

拜年的队伍遵循着长辈在前、晚辈在后的顺序,行跪拜礼。有的拜三次,有的拜四次,谁也不知道标准是几次,该是多一次会更好吧,我总是紧着拜四次,以表达对先人的敬意。按照传统,晚辈也要给健在的长辈行礼。“还没起床呢”“出去了不在家”,也都成了健在长辈不让叩拜的推辞。渐渐地形成了

只给逝去的先辈行跪拜礼,给健在的长辈们送祝福的新风尚。

齐鲁大地,礼仪之邦。从天黑到天亮,从村头到村尾,足迹遍布村庄,膝盖沾满故土。车缓缓驶离,大街上见人递上一支烟,碰到了握一握手,远远望到了点一点头,一声问候。返程的一小时二十三分

钟,我在心里默念了二十三遍:回老家拜年,以后的每一年!

真情驿站 henqingyizhan

老人不易

□冯显

记得多年前,看过一部电影,是赵丽蓉和李保田主演的《过年》,恰逢春节,就又翻出来看了一遍,百味杂陈。近些年也经常听到大家在感慨,年味没了。于是,两个思绪混在一起。

电影里描述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,两位老人盼着孩子们回家过年。最后因孩子们各种鸡零狗碎搅得本该是温馨的家变成了“战场”。片尾老人心寒离开了家,对孩子回家的期待荡然无存。

年味是什么,想必每个人都有答案。百科说是年俗的味道;有人说是儿时的记忆;有人说是放假、挂红灯笼、放鞭炮、贴对联。也有人说,年味是你不顾一切回家的心,是父母频繁往村头张望的脸,是举家团聚的年夜饭,是热腾腾的饺子,是年年有余那道菜,是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,是放下一切发自内心的笑脸。

是的,过年是温馨、热闹、包容的全家团圆。

盼了一年的父母,一肚子

的话,满满当当的馒头、炸得金黄的各种丸子、提前拌了又拌的饺子馅。为了这个年,老人的准备,老人的盼,这些都是年味。

如果,电影里老大媳妇不这么势利、见钱眼开,老大不那么唯唯诺诺。二儿子少一些虚荣,多为父母想想。老三纯真,性情,像以前那样为了让二哥上学省下学费而辍学,而不像现在这样游手好闲,变着法地啃老。那么这个年,一定是想象中充满年味的年。

平时在外,回到家要放下平时的一些或尊贵、或蛮横、或自私贪婪、或种种失意。多一些付出,多一些担待,多一些勤快,多一些包容。父母的笑容会多一些,心里舒坦一些,如此多好。

热闹几天,当父母独自坐在院子里的时候,恍惚间,像看了一场电影。即使电影,我想,少一些闹剧,多一些喜剧,多一些温馨剧吧。

心香一瓣 inxiangyiban

时光流逝,岁月模糊了许多陈年往事,心底深处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记忆,少儿时,母亲制作的白菜卷就是最值得回味的。

白菜卷在我的老家俗称“茧”,制作步骤比较复杂,先要把白菜头用开水烫软,再包上调好味的肉馅,外面粘上一层面粉和鸡蛋糊,最后放油锅煎熟才算完成。

小时候家庭不宽裕,制作白菜卷的猪肉、大白菜等主料都是稀缺食材。猪肉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,每到年底生产队把集体养了一年的猪宰杀,平均分给社员过春节,我家每年只能分到四五斤猪肉;那时自留地少,大白菜一年种不了很多,即使这样,临近春节父亲还要背上几颗白菜到附近大集去卖,换回几块钱添置年货。

母亲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,即使物质匮乏,每年过年也要做上一盘白菜卷,招待来拜年的亲戚。每年春节初二以后,姑、姨家的表兄弟都要来我家拜年,两个哥哥都有走亲戚的拜年任务,我就在家留守,除了给客人端茶倒水外,还负责为母亲烧火。

每当煎白菜卷时,我都要往锅里填细小的松毛,慢火燃烧,使锅底受热均匀。当我调整的火苗合适时,锅里发出

母亲的白菜卷

□薛立全

滋滋的美妙声音,这时灶间内香飘四溢,我起身看看铁锅里冒着油星、色泽金黄的白菜卷,嘴里口水直流。出锅后,母亲每次都要挑出一个品相不好、无法上桌的白菜卷,把我引到里屋度过过瘾。我咬上一口白菜卷,外酥里嫩,满嘴留香,回味无穷。

随着年龄增长,我外出求学,毕业后进城工作,吃过许多美味大餐,但对母亲做的白菜卷始终念念不忘。每逢春节我都要带着爱人和孩子回老家过年,母亲每年都会做一盘色、香、味诱人的白菜卷,吃着母亲亲手做的白菜卷,在外劳累的身心得到放松,心安而踏实,这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。

儿子渐渐长大,母亲一天天变老,我和爱人及儿子每年照例回老家过年,只是餐桌上少了以往的丰盛。由于体力原因,母亲没有能力操持花样繁多的菜肴,自然也缺少了工序复杂的白菜卷。看着日渐老去母亲的身影,我内心悲凉。

又过了几年,母亲在许多方面都需要人照顾,外出走远路也需要坐上轮椅。这个时候我也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,在家里潜心研究烹饪并下厨房练习,调理好母亲的一日三餐。由于母亲的年

岁越来越大,经常食欲不好,即使变换着花样做饭,母亲也吃得很少。

我内心搜寻着母亲可能爱吃的美食,突然想到了白菜卷,决定亲自动手制作。先让母亲说一遍白菜卷的制作方法,我用笔记下来,细细琢磨。接下来我搬了一把椅子放到厨房,让母亲坐下,现场给我具体指导。

母亲教的各个环节既有量的拿捏,又有火候的把控。经过一番忙碌,两盘金黄酥脆的白菜卷出锅了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,第一时间给母亲夹上一个尝尝味道,母亲咬了一口,不住地点着头说:“就是这个味!”接着我也吃了一个,确实吃出了母亲做的味道。

白菜卷承载了我许多小时候的美好记忆,那个时候尽管觉得好吃,由于经济条件所限,无法做到想吃就吃。现在不一样了,物质充沛丰富,制作白菜卷的原料充足,我隔三岔五按照母亲教的方法制作一些,供全家享用。

四年前,母亲在91岁的年纪离开了我们,再也吃不到我做的白菜卷了。现在,我偶尔还会在家里制作母亲教会的白菜卷,只是每次吃到它百感交集,多了一些忧伤滋味,引起对母亲深深的思念!